

開放文學－神鬼仙俠－東度記
第四十八回 仙佛寶器收蛟患 祖師說偈試沙彌

狐精見全真背過身去，乃暗相說道：「我們正講報仇這村，卻撞著這個全真來，如何躲避？卻又不便變化。不如乘他轉身，走了罷。」蝦精道：「我聞全真多會呼風喚雨，降妖捉怪，若走得乾淨便罷了；若走得不乾淨，被他捉將來，倒惹得不乾淨。」狐精說道：「打扮得雖然是個全真，卻不知他可是個有道的真實全真？如今世上好歹念兩句《參同契》，記幾句《悟真篇》，手裡拿著個葫蘆兒，不知賣的誰家藥？裝模做樣，誘哄愚夫，也是個全真。」蝦精道：「我看他是個真全真。他若是假全真，見了你這個狐狸，拿了你去剝皮吃肉，便是蝦兒，莫想饒你。真全真，故此好生存心，背過身閉了目，叫你變出人形，問你個來歷。你看他葫蘆內取了一丸藥在手，全有個仁心愛物，把金丹度人的意思。」狐精道：「依你主意變個人形，與全真度脫罷。」二精乃搖身一變，依舊狐精變個後生，蝦精變個老漢。全真轉過身，睜開眼看見，笑道：「業障果是有能。」乃叫二精近前來，二精逡巡畏縮，不敢近前。全真道：「我出家人，方便好生，決不傷汝，汝不必怕。有何情由，實實說來。」二精乃把前情說出。全真道：「我非別人，乃海島玄隱真仙弟子本智便是。我師蓬萊得道逍遙，我亦成道。昨慧光照出，這鄰近村鄉人心積惡，上天發怒，應有災難。但惡類之中尚存一二善人，我是以恐玉石不分，殃及善類。今聽汝等所說，有個道理。你二精可變作活物，待我變做販賣之人，到這村中試人善惡。若是善人，當脫其難，若是惡人，當降其災。」狐精道：「這等我便變做個兔子罷。」蝦精道：「我還原本身。」全真道：「蝦不可共免賣，須是變做個野雞，以便我為獵戶賣。」一時各自變化起來，宛然一個獵戶，擔著雉兔，走長街，過短巷，無一家不叫著要買。且說道，荒沙近日不出禽獸，村中因此稀少，爭著叫買。獵戶只是假爭錢鈔不足。卻好走到一人家門首，只見門內走出一個男子來，看見獵戶，便罵了一聲，說道：「這等一個精壯漢子，不去做些別樣經營，卻擔著兩個活物賣錢。你得了錢鈔，不過買柴糴谷，充你一日之饑，卻叫這兩個性命傷了。可憐也是它出世一番，有眼看著人世，有耳聽著聲響，有口食著草粟，有性知道疼癢，被你捉來送入人腹。」獵戶聽了，乃向二精說道：「走遍村鄉都是要買活物，惟有這家漢子，你聽他口口聲聲何等善言善語。若天降災殃，不救這人家如何過意？」蝦精道：「這漢子言語雖善，不知他家道何如？」全真道：「須是到他家裡觀看方知。」蝦精變的卻是雉雞，便故意飛入這人家。只聽得個婦人在屋內哼哼的說道：「病歪歪的，叫漢子買個雞兒做湯，他道放著魚蝦不做湯吃，偏要活活殺雞害個大性命。」蝦精聽了，嚇得飛將出來，說道：「仇人，仇人。蝦兒、魚兒又不是性命，怪不得這人家婦女有病。他既要吃我，我便乘他病，報他一場。」全真道：「蝦精且莫躁性，我愛他個不殺飛禽，且全他家室。」只見狐精說道：「這滿村都爭買免雉，連走獸也殺，此仇我當去報。」全真道：「你如何報？」狐精道：「我與他個好還報他，那好動刀殺的，便報他個項下出血。」蝦精道：「他便有寸鐵利刃，你卻沒刀。」狐精道：「乘他項下生瘡瘡毒，我便叫他無藥可療，血流不止。他若是炮烙油火，滾沸湯鍋，我便報他個渾身腐爛，遍體膿傷。」蝦精道：「猶不足以報恨，他盡坑了生靈種類，也少不得還他個大小災病。」全真聽了道：「你這二精也怪不得你還恨思報。只是那不害你的，卻也是個恩家，你如何不報他？」二精道：「我也報他個合家大小安福，善人壽命延長。」全真道：「這是神天主張的，你一物之微，敢操禍福之柄？」二精道：「這也非神天，也非我等，總是善惡人心自作自受。」

正說間，只見天風猛烈，海水泛濫起來。煙霧濛濛，卻見蛟騰無數。看看村落漂沒，那村人洶洶慌亂。這二精越助風潮。全真獨力救援。正在勢孤力弱之際，只見西南上來了三個僧人，手執著一個茶瓶，口中念著菩薩梵語。那海漸漸平，長蛟化為蚯蚓般樣，也有鑽入全真葫蘆內的，也有收入僧瓶的，頓時村沙寧靜。那村人看見沙灘之上神僧、高道救護，齊齊奔來拜謝。這三僧猶自猙獰，怒目而視。只見那眾村人兩個老者，說道：「我這沙灘久未起蛟，村中也平安多日，今日禍患，若非眾師救難，村人險葬於魚蝦之腹。」全真乃笑道：「汝等欲免其葬腹之因，當須動一慈仁之度。且問二位老叟，你可認得這一個後生，這一個老漢？」那老者上下看了一看，道：「不相認。我兩老一家齋素，不出屋門，生平交少，故與這二位不認得。」二精聽了笑道：「不是我這眾位師父救了你這村落，還是你二老救了眾人。我等仇心少略消了。」說罷不見。三僧方才與全真相見，各敘道話。後人有五言八句說道：

莫說世間物，螻蟻乃化生。
亦具血肉性，寧無生死情？
有心思報復，無力與相爭。
仁人多造福，不忍聽其聲。

且說祖師打坐寶殿，庵內眾僧候其出定，乃問道：「老祖師命三位高徒哪處公幹？莫不是化緣？我這庵中頗有常住供養。若是化緣，我等方才跟出庵門，見高徒從東海沙荒處行去，村遠人稀。只要走到鐵鉤灣。叵奈這村落人家行善的少，不但無齋化，且還要受諸苦惱回來。這地方多精怪，捉弄得村人家不得寧靜。又且長蛟時起，海水泛濫，漂沒人家，走得快些，還得生命，若是遲了，或是黑夜，多被衝去。高徒不當往此村去。」祖師不答，但說：「出家人，莫要揀好地化緣。信步而行，隨所住處。」正說間，只見庵前遠近，善信接踵而來，都是家中六親不和，災病煎熬，不得安靜的，聽聞高僧演化，齊來求度。祖師欲待不言，又因弟子外出，恐辜來眾問道之心。欲言則往來來，非止一人一事，不勝煩擾。乃於眾善信前，說一偈道：

一切不平等，根因皆自作。
自作自為醫，何須問人藥。

祖師說偈罷，乃側目直視著焚香小沙彌，說道：「小和尚，燒香的心腸在哪裡？難道爐香叫他自已煙焚？」眾善信中，有明白的，點頭贊歎，合掌稱謝；也有不明白的，卻問那點頭的道：「高僧說的禪機梵語，是如何講解？」眾中卻有那宦尊在內，他便向那不明白的說道：「高僧之意說道：各人家不平等的事，都是你自家生出來的，若思想這事根因病患從何起，當從何止，自然就安靜，何須責備於人？比如焚香，焚與不焚，皆在沙彌一心自主。」宦尊說了，眾善信還有不明白的，說道：「聞知高僧有徒弟三個，肯與人備細講解，怎麼不在殿中？」卻說道副三眾與全真救了鐵鉤灣蛟患，全真向副師說道：「師知這村人災患何始麼？」副師道：「作惡之報。」全真又問：「師知這災患何救麼？」副師道：「作善之報。」全真又問：「師既知報惡，卻又知報善。報惡不苦了善，報善不縱了惡麼？」副師道：「蛟患，正所以報惡；我等來救，正所以報善。」全真笑道：「師言尚未盡了。我等來救，是報善，尚未報惡。未報惡者，他惡貫未滿也。小道昨來，見二精怪也非精怪，乃作惡的蓄怨積恨所成。這村人，若是明這一種怨恨根因，速行改省，物各有性靈，你愛生惡死，他豈獨無？但存方便，就無精怪。若是執迷不悟，恣口腹之美，不顧生靈之命，這精怪怎肯甘休？」副師道：「我等既為救善人，非為報惡人而來。我已稽首世尊前，乞發大慈。須是善人益堅其向善之心，惡人懲創其作惡之念，始終成就了這來救護功德，事在道師作主。」全真道：「聞知三位禪師道力高深，神通宏廣，還是禪師作主。」副師道：「我等僧家一意慈悲救善，即是懲惡，但恐惡的不知因救善而得救，改善之心不堅，還是道師貴教法並施，功德易就，請勿推辭。我等也須瞻仰道力。」全真聽了，乃說道：「村人善信易化，惡心難改。若不大顯一番神通，怎能更轉他的惡意？如今說不得貧道用法懲惡，禪師用情示度。俗云：救人須救到底。」副師答道：「一切聽道師主持行法。」

全真乃把手一揮，叫一聲：「狐、蝦二精何在？」只見狐精仍舊後生，蝦精依然老漢，二精站立面前，道：「仙師何事召吾二怪？」全真道：「村人作惡無他，非干名犯義之大愆，非反常背道之巨譴；不過是忍心殺害昆蟲，為汝等冤家債主，汝等積恨益深，他那裡恣情不悟。我兩門愍念愚氓，造此惡化，幾被蛟患。還來救護，只是救護了村人，與你等毫未有濟，更存留殺機於汝等。吾今欲五全功德，必須要汝等協力。」二精問道：「仙師，何為五全功德？」全真道：「一全善人無難，二全惡業知消，三全

魚蝦免害，四全鹿免無傷，五全我與禪師皆成了普度之願。」二精合掌贊揚道：「願隨道力驅使，不敢違背。」全真乃叫蝦精說道：「你變這老漢極相宜，可把狐精變個兔子，攜上村間去賣，看是哪家專要食兔，與你狐輩最仇。你可乘他家禍害災殃，加一等作蹺蹊古怪，我把這葫蘆中丹藥與你一粒，恐有法術醫人來救，一憑你將丹相機妙用。」蝦精老漢接了丹藥，正欲辭行，副師乃叫住道：「汝等懲創惡家，恐波及善類，可將我僧這茶瓶攜去，遇有難解之難，也能助一善功。」蝦老接在手而去。

卻說這村名鐵鉤灣，言人心最險有如秤鉤。就有一人姓辛名獨。這人奸險存心，詭詐行事，害人利己，刻眾成家，惡貫滿盈，家中災難迭出，卻也說不盡他的坎坷。一日，夢其祖先說道：「辛獨，你當改過自新，行些善事，救解身家災難，就是宗祖冥中也得超升。你如不改，只恐禍患臨來，悔之晚矣。」這辛獨哪裡信從？一日，妻妾子女災殃不保，他卻遇著蝦老控著一隻活兔子村中賣，乃叫著：「老漢子拿兔子來，我買。」蝦老近前把兔子遞與他。辛獨見有近鄰幾個人來，只道是來爭買兔的，他忙把兔子收入屋內，卻把錢鈔付蝦老。只見那近鄰人中，一個善老人說道：「辛獨，你不該忍心又買活兔，傷它性命。我看蛟患方安，都是聖僧高道救護，你也當向些善。」辛獨笑道：「家有病人，想此活兔為食。要人病好，哪顧生兔？」蝦老聽了道：「全真為方便善人，因縱了這惡。他只知收了活兔進屋，怎知收了禍害入門？」蝦老拿著丸藥茶瓶，站立在辛獨門前。卻說狐精變了兔子，被辛獨收入屋內。他卻把兔子放在一個罩內，伺候宰割烹庖。哪知狐精變的兔子知這情由，乃掀開罩子走出來，前後屋內觀看。只見辛獨家中妻子大大小小災病異常，卻見許多惡邪凶怪守住不離。見了狐精，這些邪怪便惡狠狠起來，說道：「你這送命的兔子，因何又被他得來？」狐精把身一抖，卻變了一個後生。他把隱身法兒又使出，辛家人哪裡見他？只聽辛獨見罩開不見兔子，大嚷大罵去尋。狐精卻問這些邪怪緣故。邪怪道：「我等皆是辛獨往日恣意殺害的禽獸、魚蝦，苦被他百計咀嚼，一靈飲恨不散，結聚在此，只待時日，報他個合家不救。」狐精道：「我聞這村中傷害汝等的人家不少，如何獨守在他屋內？」邪怪道：「我們做不得主。還有這村中報應大力王神，他執有冊籍，家家都有個次第開載。」狐精道：「冊簿怎樣開載？」一個邪怪道：「今早聞得神王到海潮庵參謁高僧去了。留下冊籍在那鄰家善老兒屋內。且問你：方才是一個兔子，怎麼就變了個青年後生？我知道，莫非你也是被他坑害買來的冤孽？」狐精道：「不是，不是。我是要報仇的走獸。只因皈依了僧道方便之門，為救善人到此。」那邪怪一聽狐精之言，乃大怒起來說：「怪道蛟患不作，我等空守時日，徒抱著仇恨。聞知是甚麼和尚道士救了。據你說救了善人，卻不縱放了惡黨？叫我等被他傷害了的，不得討他命，報他仇。」說罷，一齊搶上來把個狐精拿倒。狐精措手不及，隱身法兒也不靈，依舊復了個活兔子。辛獨家婢見了，忙忙捉拿了去，放在罩內。狐精偷眼看那些邪怪，卻也都是禽獸昆蟲之類，只見家婢把兔子罩住，卻去報與辛獨知道。狐精付道：「這一回他定要計較我。我若弄起手段來不明不白的，這些邪怪又惡狠狠的怪我壞了他事，只得走出尋蝦精計較。」乃把身子拱開了罩，依舊隱著身走出門來。蝦老見了問道：「你如何到他屋裡，許久不見個動靜出來？」狐精道：「一言難盡。」卻是何言，下回自曉。